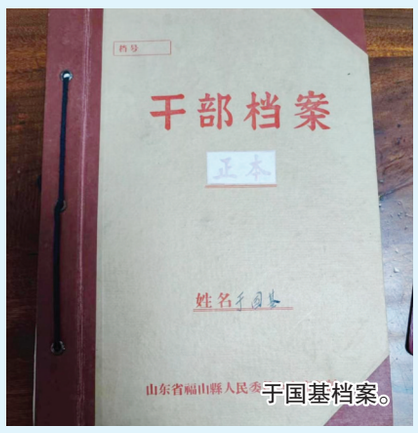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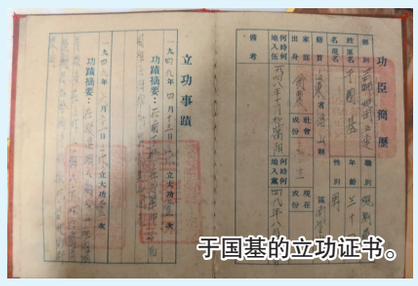
揭秘，从一本尘封的档案开始

——一百零三岁老兵于国基的传奇人生

□刘学刚



于国基档案。



于国基的立功证书。

于国基老人近照。

引　言

与党同龄，与国同龄，与寿同辉呈异彩；
惟公无憾，惟私无憾，惟天无忌著传奇。

见过百岁老人，没见过百岁老兵。

听说过百岁老兵的故事，没听说过如此传奇的百岁老兵故事。

老兵，名叫于国基，是福山区门楼镇南涂山人，生于1921年2月，生命与党同龄，恰103虚岁；入党时间1949年9月，党龄与共和国同龄，整74周年。

单就这两个时间节点和时空跨度，老人没有故事也是最好的故事了。

“国基”，取自于宋·张侃《三高祠》“不有君子生，何以立国基”。于国基，注定有不平凡的人生。

直　言

一生故事，一部史书，饱蘸风云题浩荡；
两袖尘风，两肩况味，横挑岁月署斑斓。

见到老人的第一眼，就感觉老人已经很传奇了。

老人坐在椅子上，俯首看书，高度的老花镜遮住了半张脸，那脸几乎是贴到了书的页面上。

老人觉察不到我的来访，因为耳背，几乎失聪。在没有声音的世界里，那专注的神态，没有百岁老人的沧桑和苦难。相反，一幅淡定、优雅却永不会老去的画面，定格在我采访的开端。

老人看的那本书，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的《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》。老人看的是本厚厚的大书，而在我的眼里，老人才正是那本厚厚的大书。

我不敢去解读他，但我还是试着去解读。

1921年，是于国基老人出生之年。这一年，中国共产党诞生了，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件。这是一团火焰，更是一轮红日。

特殊的年份，注定了特殊的缘分和特殊的寄意。那天，我几经周折，最终持着单位开具的证明信函，走进了福山区人社局档案管理科。

那战火纷飞的年代，年轻的于国基便呈现在我的眼前，黑白的照片却愈发显得色彩浓烈。

这里的一切，一一对应了那天现场采访的口述。

那天的采访也是一个完美的组合，幸亏有老人的孙女婿孙全的现场“翻译”。我亲切地叫他“姐夫”。

深　言

参军入党，异地他乡，拨云转向晴辉日；
环海营商，胶辽烟大，背井流离霜冷天。

老人的出生地是福山区斗余镇的南涂山村，属今天的门楼镇，兄弟五人，他排行老五。老人入伍是1948年11月，入伍地是沈阳；入党是1949年9月，入党地却是湖南；老人入伍时虚岁28岁，已婚，儿子已经4虚岁……

这些信息，都是我第一时间采访时获知的。于此，异地入伍、异地入党、已婚且大龄入伍，似乎有些不寻常了。这也就是我，为何要查询调阅到老人原始档案的缘由了。

翻开老人的档案时，那位“姐夫”的口述，还时不时地盘旋萦绕在我的耳边。

“老人的老家殷实富裕，是当时当地的大户人家”“老人上过私塾，有文化。兄弟五人，都在烟台、东北外地经商做买卖”“18岁时，跟着二哥在大连、沈阳等地经营商铺”“出外赚钱，回家花钱，老家风光体面”“九·一八事变，日军侵占沈阳后，家境如同国境，日子不是日子了”“在东北，老人还学会了日语”……

顺着耳边的话，我对应着并理顺着档案，逐步厘清了故事里的事。

1938年2月3日，日军侵占了烟台。1939年老人迫于无奈去了大连，跟着二哥一起做买卖。

从1939年到1948年入伍前，老人先后在“大连市兴源昌代理店”“沈阳市聚源五金行”“天津市裕隆五金行”“沈阳市义成五金行”营生过。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。8月24日，烟台被八路军收复。这一年，老人25虚岁，有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于诗堂。

缄　言

别妻离子，逆水藏舟，寂把愁丝织作茧；
守口如瓶，转身溢彩，痛将苦恨写成歌。

“1947年11月在沈阳市无法经营，失业无事做，当时交通断绝，生活无着。曾以三百万元法币卖给甲上去当了沈阳市守备纵队的兵，在这期间只是正(应为整)编和训练，后因连长打我又跑到第二守备队去。到1948年11月沈阳市解放，被改编到解放军第38军炮兵营五连战士。”

这是摘抄档案里“个人认为历史上需要说明的问题”。

老人也许从没有对外讲述，所以家里人也都不知道有这么一段插曲。家里所有的人，都认定老人是1948年的兵。

打开历史的记忆，老人的履历丰富了我们的见识，也弥补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的严峻现实。

1935年11月，国民政府宣布将银元国有化、停止以银元兑换银行券，所有通货改成政府指定的纸币，为法定通货，也就档案里说的“法币”。

1946年，国民党政府为了筹集资金打内战，不断增发货币，从抗战胜利时的5万亿元快速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万亿，几乎涨了120倍，造成了恶性的通货膨胀。

1947年7月24日，美联社发了一条电讯，给出了一个很具讽刺意味的物价比较：

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，1937年为两头牛，1938年为一头牛，1941年为一头猪，1943年为一只鸡，1945年为一条鱼，1946年为一个鸡蛋，1947年则为1/3盒火柴，1948年一粒米都买不到。

了解了这段历史，也就明白了老人为何养成缄口不语的习惯。日本投降前是被奴役的屈辱和苦难，日本投降后是国民党统治下的艰辛和苛刻。是时势逼迫着他，将自己以“三百万元法币”卖给了“甲上”，“当了守备纵队的兵”。

一个有故事的人，命运就是如此巧妙地被现实改写。不到一年的时间，辽沈战役开始打响。

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，到1948年11月2日结束，辽沈战役共历时52天。而解放沈阳，是辽沈战役的最后一战，也是解放东北全境的最后一战。

而这一天，成了老人这一生的重要转折点——这也是老人家里人通晓的老人“当兵”的开始。

是的，革命生涯由此开始——

誓　言

激情岁月，戎马生涯，烽烟望断乡关路；
转战江湖，行营南北，浴火淬磨家国情。

1948年11月2日，沈阳解放后，老人“被改编到解放军第38军炮兵营五连战士”。由此，改写了人生，更改变了命运。

因为有私塾的底子，又有商人的智慧头脑，在短暂的休整改编中，他被挑选到“东北炮兵学校”培训。这所学校，就是当今沈阳炮兵学院的前身。

老人能进炮校学习，无疑是幸运的。据老人讲，当时的解放军还是“小米加步枪”，先进武器都是美日帝国“送”的。榴弹炮、野炮、迫击炮、山炮等重炮火力武器，是日本投降遗留或抗战的战利品，还有美国援助国民党的。

炮兵学校的教官是战后俘虏或投降的日本兵，不会讲中国话，此时的老人便成了实至名归的“翻译官”。在此，老人如鱼得水，大开眼界，顺利地掌握了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实地观测技术，为日后成为一名炮兵观测员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辽沈战役结束后，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在兵力数量方面超越了国民党军。东北全境的解放，为解放平津和全华北准备了条件。

1948年11月，东北野战军第1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8军，组建了炮兵、工兵和汽车部队。接着老人随同部队迅速入关，参加了平津战役。

1949年1月14日，在林彪、罗荣桓、聂荣臻组成的总前委指挥下，刘亚楼下达对天津的总攻令。时值三九寒冬腊月，滴水成冰，但38军官兵的心里是火辣辣的激情在燃烧。

炮兵是先行军，为攻城步兵打开通路。因老人1947年前曾经在天津“裕隆五金行”干过，对天津城的规划和布局是比较熟悉的，为能提前赶到阵地，所在连部听从了老人的建议，抄近路直插过去。可没想到一段结冰的河面挡住了去路，因为老人所在的炮兵营，是骡马炮兵。骡马在冰面上几乎不能前行，没办法老人带头把棉袄脱下来绑在骡马蹄子上，从而保证了行军的速度和火炮重武器的安全抵达，如期构筑了火炮阵地。

由于战斗组织指挥严密，炮兵的威力得到了充分的发挥，成功压制住了敌人的炮火，有效地支援了步兵的进攻。人民解放军29个小时内就攻克了天津，歼灭固守天津的国民党军共计13万人，俘虏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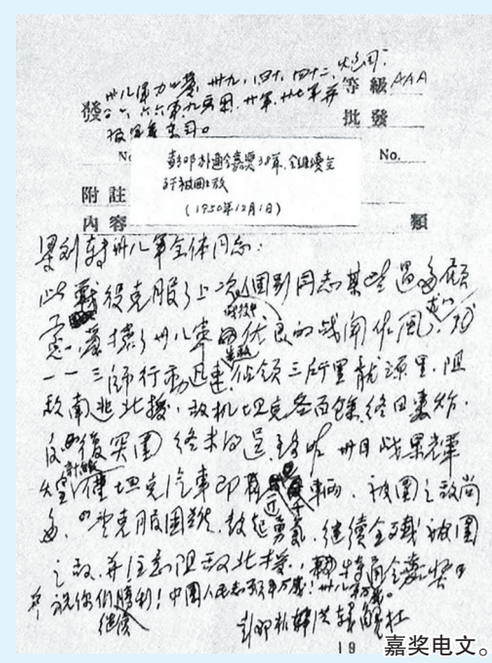
老人骄傲地告诉我，他所在的炮兵营的第一炮，正是他打响的，这也是他向国民党“复仇”的第一炮。当年他被逼把自己“卖给甲上”，还挨了打，也从此神秘地“失踪”，这让他耿耿于怀。这一炮将老人苦衷和郁闷以及失踪的秘密完全打了出来。

从收编到培训、从行军秘密入关到战前筹备、战中指挥、战后布控，老人耳闻目睹，亲身经历，国共天壤之别，不是简单的武器装备问题，这铁的事实、铁的纪律和铁的作风，让老人迅速成长成熟，由此老人更加坚定了对共产党的忠诚和信仰。入党申请，也是在天津战役之后递交的。

打下天津后，38军转入休整期。而就在1949年农历“过年”(1月29日春节)前，老人的传奇故事又节外生枝，旁生出另外一种新的考验。

别忘了，老人是1947年11月“神秘失踪”的。在走前，老人把自己的家底，全都交给了手下的小伙计，并再三嘱托，“一旦二哥来找他，就把这钱物转交给他二哥，让二哥带回福山的老家”。毕竟老家有父母和自己的老婆孩子，还需要老人在外赚钱及时补养。当二哥把小伙计转交的钱财物带回老家时，老家可是炸开了锅的。时至1949年的春节，老人“失联”已经是第三个“年”了。“他跑哪去了？”歇斯底里的“祥林嫂式”的问语，成了老婆孩子和老家所有人的“口病”了。

于国基的证书。


嘉奖电文。

无巧不成书。在天津解放后的不几日，原来同在天津做买卖的福山老乡与老人在街头撞了个满怀，不期而遇的“小伙伴”，一眼就认出了老人。“你当八路了？还是当了地下党？”“老家人都在找你，都以为你被国民党或土匪给杀害了”……

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。此时此景，老人的情感终于崩溃了。没有国哪有家，没有家何谈国。“我对不住家里人，对不住莲英和孩子……”莲英正是老人明媒正娶的福山集贤寺卫家大小姐，温文尔雅，知情达理。

“你过年回家，一定转告我娘和莲英，我没有死，我跟定了共产党，入党申请已经递交，正接受党的考验”“坚决与解放军一起打国民党，解放全中国”“战斗结束后，我一定会回家的”……

这感人的画面，不用蒙太奇的镜头转换，那位“姐夫”在讲述中也哽咽了多次。

也正是这次奇遇，老人家里有了一丝等待的希望，盼头不再是口头的叨念，而是变成心里的祈祷。老人还活着，居然还当了人民解放军！

从天津城发出的一线光，穿越时空，刺人眼亮，成了妻子活下去的勇气和底气，父亲是解放军的光荣感一时成了儿子骄傲的资本。

战后，部队如期进入休整期。老人讲，他住在河北石家庄附近一个村的老百姓家，这家人以做豆腐为生，闲时他与战友都帮忙推磨，让住户的百姓甚是感动，说：“战士们只干活，不吃一口饭。”村里的老百姓也都说：“活这么大，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。”

一次老人脖子后生了一个大“疙瘩”，疼痛难忍，几乎不能扭头。这户人家用热豆腐渣掺上食盐给他热敷，三五天就好了。这让老人一直念念不忘：“他家的两个儿子都牺牲在战场，对待我们就像他自己的孩子。我们临走时，那个小脚老太太煮好鸡蛋给我们带着，一直送出好几里地……”

短暂的休整后，1949年的春天，老人随38军一路南下，清剿国民党的残余势力和土匪政权。老人所在的38军114师炮兵连，从河北到河南，翻越大别山，渡过长江，解放武汉，进入长沙，继续南下，一直打到海南岛，转战了大半个中国，他也随着参加了宣沙、广西、滇南等大小战役。特别是在渡江战役期间，尽管38军没有正面参战，但为了达到牵制长江中游白崇禧集团的战略目的，老人所在的部队在武汉长江北岸与白崇禧集团形成对峙之势，为南京的解放立下赫赫战功。

时间不会风化，档案永远直白。1949年4月13日、1949年6月21日、1950年4月14日，老人立大功三次，到1950年前记录的小功四次。

久经战火淬炼和考验的老人，终于获得了在党旗下郑重宣誓的机会。此时是1949年9月，地点在长沙，入党介绍人是38军114师山炮营五连李燦锡、陈大文。

至　言

援朝卫国，抗美保家，一衣带水真兄弟；
荡气吞虹，舍生取义，七秩回眸伟丈夫。

1950年6月25日，朝鲜战争爆发；6月26日，美国干涉朝鲜半岛内政，派飞机轰炸朝鲜人民军；6月27日，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，阻止解放台湾，并派飞机轰炸中国东北边境城市。

唇亡齿寒，户破堂危。为了支援邻国朝鲜，也为了保护我国东北的安全，1950年7月13日，中央军委抽调四野13兵团的四个军及其他部队组建了东北边防军。

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，1950年9月，老人以38军炮兵的身份，从南京坐上了折返东北的军运专列火车，北上吉林参加组建的东北边防军。

老人讲，到达辑安(今集安)后，大家才得知此行的目的是为抗美援朝战争做准备。

就在集训期间，一次派往烟台调集重炮火力武器时，又一段插曲让我内心波澜翻滚，直触灵魂深处。

时间倒推，志愿军入朝前。老人执行命令，到达烟台调集搬运大炮等火力武器。连队得知老人的老家是烟台福山时，通知了当地政府，安排他与家属见面。村干部第一时间告知了老人的妻子卫莲英。于是，莲英领着6岁的儿子，一路风尘赶到烟台，而此时老人却刚刚与连队离开烟台返回大连。就在家门口，近在咫尺，瞬间却又遥不可及。

为亲眼见证，老人的妻子领着孩子一路追踪。当赶到大连时，驻军代表又告知，老人即将越过鸭绿江赴朝战斗。当妻子再次赶到鸭绿江畔时，老人随13兵团首批从辑安跨过了鸭绿江，已经进入朝鲜。又一次擦肩而过，希望瞬间变成失望。因为是炮兵观测员，实际上老人的连队早已秘密潜入到了朝鲜境内，实地观察、海拔测量、绘制地图，为占领制高点做好战前准备。

隔江相望，老人妻子的嚎啕大哭声，淹没在滔滔的江水中。儿子，傻傻的，有些莫名其妙……而老人跟随连队前进的步伐，丝毫不晓得妻子紧随其后的一路追踪。

这一段是那位“姐夫”讲的。此时老人的身边，早已没有了当年小脚妻子陪伴的影子，妻子已经去世30余年。

30年来，老人没有再婚，独自一人生活，是对那段情感的守候和偿还，还是用余生的忠贞回馈和缝补“失联”的伤痕？

老人1950年10月首批入朝，直到1953年7月停战，可以说经历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全过程。

档案又一次呈现：于国基，志愿军三十八军一一四师炮团二营五连，炮兵观测员、副班长，作战七次，立功两次，负伤一次，残废等次三等乙级。

正如影片《志愿军：雄兵出击》，围绕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打响的第一、二次战役展开的一样，38军入朝第一次战役，开局不利，在执行穿插任务中，怯战失机，放跑了美骑1师5团。1950年11月13日的会议上，梁兴初军长被志愿军司令彭德怀点名大骂，严厉批评。

知耻而后勇。在第二次战役中，38军在梁兴初将军的指挥下，担负关键的穿插任务。此役，一举扭转了整个朝鲜战局，也使该军名扬天下。彭德怀在嘉奖电的最后亲笔写下“第38军万岁”，从此“万岁军”名扬四海。

老人讲到“万岁军”时，两眼放光，语调明显高出几个分贝，尤其还特意加重了语气：“38军，那是王牌的王牌！”

老人随同38军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一至第四次战役，在飞虎山、松骨峰、清川江畔、龙源里、汉江南岸等地，打得美军、南朝鲜军、土耳其旅、印度营等“联合国军”闻风丧胆。至1951年6月10日，中朝军队把美国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了“三八线”附近，收复了朝鲜北部的广大土地，扭转了朝鲜战局，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。

自此以后，到1953年7月27日，抗美援朝转入防御阶段，以阵地战为主，边打边谈，以打促谈。老人说，这时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也明显改善，拥有了苏式大炮、美式大炮等重武器，炮兵部队屡建奇功，中朝军队在横贯朝鲜的250公里战线上，构筑了坚固的纵深防御阵地，先后粉碎了敌军的多次重点进攻，取得了反“绞杀战”、反细菌战和反登陆斗争的胜利，迫使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在停战协议上签字。

老人在讲述汉江守卫战时，说那是“38军最惨的一次战役，为保护305高地，114师一个营的士兵全部牺牲……”“在一次战役中，一个营部驻守的整个山头都被炸秃，营长阵亡连长上，连长阵亡排长上，打到最后，包括通信、班团、文化教员这些没打过枪的战士也上了战场，最后整个团部只剩下几十号人，十分悲壮……”讲到这些时，老人格外激动，眼泪夺眶而出。

“我们炮兵观测员，在战场上是占便宜的，走到哪里都是受到保护的”“我能活下来，是战友们的牺牲换来的……”

这时候，那位“姐夫”接过话头，示意老人不要讲了，多少次“伤心”的重复，老人都是如此的激动。

“姐夫”补充道：“在一次战斗中，看到战友纷纷倒下，老人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时，被连长一脚踹倒，他说：‘你是师部炮兵营的眼睛，没有你，我们都是瞎子……你要是牺牲了，我们都要完蛋的！’”

这，也许正是老人情绪激动的原因。是的，在那个没有导航、没有定位系统的年代，炮兵观测员就是炮兵的耳目，保护不好他们，就没有精准的测距和方向目标，真的就像那位连长说的“没有你，我们都是瞎子”。

战斗中，尽管受到多方的保护，但炮弹是不长眼睛的。老人的左手虎口处，还是被弹片击穿过。战场的残酷，轻伤不下火线，由于没能及时取出，那枚弹片一直留在老人身上，陪伴着老人共同生活了70多年。

“这块弹片是会跑的，原来在虎口处，现在跑到手背上了……”老人诙谐地指着手背说，“它从朝鲜战场上就跟着我，看来要跟我一辈子了。”眼前看不见的这枚弹片，如同熠熠发光的功勋奖章。

是的，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，老人能活下来无疑是幸运的，如果没有特殊的保护，老人说“他也早就是炮灰了”。

1953年7月，当战争结束、38军撤回祖国时，原来入朝的45000多名将士，折损近半。真实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，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，有名字记载的就有18万多名志愿军将士殉国。

为防止战火重燃，回国后老人随38军驻防在中朝边境的吉林省通化地区。38军虽然回国了，但依然在鸭绿江边密切注视着对岸朝鲜的动态。

1955年1月25日，老人被批准复员。那页档案载明了他回国后的历程：于国基，人民解放军三十八军一一四师炮兵三九四团三营二连、军事教导连、文书、正班长……政治指导员高鹏，连长张启发。

至此，7年的军旅生涯，成就了老人传奇的一生。

历史会永远记住，1953年7月27日，板门店，《朝鲜停战协定》签署，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用一场震撼世界的胜利，拼来了河山无恙，拼来了家国安宁。

向“最可爱的人”致敬！

向103岁老兵于国基致敬——

千里江山脚下行，乌云散尽见光明。
弃商改写小家志，入伍歌吟大道情。
愧对发妻疏远匿，岂容炮火漫延生。
丹心铁骨英雄汉，百岁传奇一炮兵。

1951年抗美援朝纪念章。

1953年抗美援朝纪念章。

调阅档案。

于国基老人近照。